



小說組
第3名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6屆(112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林詠華**

就讀系別：**護理一**

得獎作品：**願你幸福**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

如同我的作品名稱，希望閱讀我的作品的人都能得到一絲救贖，願你幸福。

〈願你幸福〉

護理學系一年級 林詠華

灰暗的雲靄充滿天空，細細雨絲未曾停歇。雖然佇立於雨中並未不會疼痛，但待久了還是會全身溼透。

彷彿接到通知只是上一秒的事，我迅速地抵達醫院。被雨水濡濕的衣服緊貼著我的肌膚，頭髮也亂成一束束的模樣。醫院的冷氣令我微顫，那混雜消毒水的冷冽空氣讓每一次呼吸都伴隨刺痛。

病房外已經站了一名男子，我向他微頷，護理師走出來給我一張單子，只見上頭布滿文字，下面空白處似乎是要我簽名。

「請問這位小姐，您是死者的……？」護理師疑惑地問，眼神飄向我挺起的肚子，語氣帶著哀傷。

明明沒做什麼，我卻突然感覺一陣噁心。在這種時刻反而胃酸比淚水還快湧現，或許我是在對這樣的自己感到反胃。我只說聲失陪了就往洗手間的方向奔去，回憶與現實重合，模糊了眼前的景象，而身體也逐漸抽離。後方傳來護理師大聲的呼喊也無法將我拉回現實。

我迅速地轉頭回應，或許是我最後一次說這句話。

「我是他的前妻。」

大約五六歲的時候，我也經常感受精神與肉體抽離的感覺。

衣櫥裡陰暗的角落塞滿了我的玩偶和故事書。儘管這裡帶著一股陳腐的霉味，還不協調地和著樟腦，但此處已經是家裡最溫暖、最安靜的角落。

我靠在用衣服疊起來的小山，幻想自己帶領兔子狗狗貓咪一起爬到另一個山頭，就在回頭望向先前征服過的山頭時，媽媽和爸爸細碎卻真實的聲音傳來，我又回到了衣櫥

裡。

有時無法在幻想中馳騁，我會改在圖書裡探險。

「從前從前，有一隻愛吃蜂蜜的小熊，他和爸爸、媽媽、姐姐一起住在……」我念著，一邊撫過書裡的圖畫，一邊想我的小熊會不會也喜歡蜂蜜。

爸爸低沉的聲音經由衣櫥的門縫鑽了進來，我決定再從頭開始。

「從前從前，有一隻愛吃蜂蜜的小熊，他……」媽媽如尖叫般的話語刺激著我的鼓膜，心臟也蹦蹦地跳著，好像下一秒就會衝破胸骨和皮膚的保護。

「從前從前，有一隻愛吃蜂蜜的……」盤子碎裂的聲音如利刃般劃破我關起的衣櫥，爭執的音量不再被遮蔽在外頭，空氣彷彿正在躁動，隨時都會沸騰，隨時都會燃燒，失去所有防備的我只能往自己身上多蓋一件毛毯，也不忘把小熊也帶進來。

「沒事的，不要怕，安靜之後再一起吃蜂蜜吧……」我抱著我的小熊蜷縮在毯子裡。

這個夜晚依然很長很長。

爭執變得越來越少，理應是要覺得開心的事情。幾年後，爸爸買了新車，下課後常帶我去有遊樂區的速食店吃晚餐。起初，沾著番茄醬的薯條是瞞著媽媽的點心，衝下滑梯的瞬間伴著尖叫和歡騰，但漸漸取代的是膩味，是每週固定三天的晚餐，是習慣的巷口左轉。

媽媽則是去安親班接我，然後一起看看故事書和玩玩具。我知道自己仍然愛著小熊，仍然喜歡在吃完薯條後不洗手就抓起可樂喝，仍然愛著爸爸和媽媽，但當小熊只剩巴掌大，兒童餐再也無法滿足我的胃口時，我也慢慢從爸爸和媽媽之間的小石子變成大皮球，輕易地來回穿梭，卻仍舊是占空間的累贅。

每當意識到這些事情，我都希望自己能

再躲入衣櫥之中，然而衣櫥也無法容納長大的我了。

進入升學體制之後，我便順理成章地結束安親班生活，邁入補習班的日子。

「我們離婚了，以後你每週會有幾天固定在媽媽這邊，有幾天在你爸那邊。」媽媽在某天晚餐不帶情緒地說著。

早就是這樣了不是嗎？我隨著一口飯嚥下想脫口而出的話，這遲來的說明或許已是最後的溫柔，僅是做了告知的義務。我選擇以點頭回應，或許這對大家都是最好的。

補習班死白的燈光讓我逐漸清醒，發覺周遭只剩翻書和動筆聲音，我才意識到早就上完物理課，開始兩個小時的自習時間了。

我瞥向窗外貪圖一點自由的氣息，只見外頭車流並未止息，所有交通工具都載滿返家的人，帶著回家享用的食物和消夜，即使隔著玻璃都好像聞得到香味。然而補習班裡頭只有書籍印刷味和中央空調混雜各種難以名狀的氣味。這有如監獄一般封閉的空間令我窒息，所以藉著打電話回家的理由出去透透氣，但其實我連要打給誰都沒頭緒。

秋夜伴隨著冷風，我躲在樓梯吹不到風的內側，卻驀地發現階梯有兩個男同學坐著，我們面面相覷了三秒鐘，最後是我先微頷後迅速撇開視線。他們也是同一堂物理課的同學，我們一直很有緣地坐在附近，雖然未曾開口說過一句話。

「好悶喔……現在是自習時間，進去也不知道要幹嘛對吧？」

我瞥向他制服上繡的名字——蕭宇鈞一邊說著，一邊看著往下的階梯。對方沒有給予回應，只是點頭。

「那要不要去別的地方走走？你不會好奇其他樓層有什麼嗎？」

蕭宇鈞仍試著邀請他那外表和個性都和巨石一樣壯碩、堅韌不移的朋友，只見對方

僅是皺眉頭，連我在一旁能讀出他的回應：不好吧。

隨著蕭宇鈞的話語，我的思緒也慢慢地飄到樓下。曾經因為記錯樓層而誤闖過，便發現是一間美術教室，專門提供給報考美術相關科系的學生。擺在櫥窗的油畫作品使我想起故事書，但以往腦海裡深邃的輪廓卻漸漸模糊了，故事裡的小熊喜歡什麼呢？

「樓下是美術教室耶，要不要去看？」

蕭宇鈞興奮地將手機拿到朋友面前，我透過螢幕亮光才看清他朋友的名字，石毅廷眯起眼睛，僅僅皺著眉頭不發一語。

「好啊。」

其實我也不確定自己當初到底為什麼會默默地聽著他們說話，又突如其來地回應。當時感覺羞愧又尷尬地想立刻消失，但現今卻覺得那是我最自己最主動、最勇敢的一次。

在那之後我們便莫名地成為朋友，成為會一起翹掉補習的朋友。

石毅廷和蕭宇鈞是同班同學，兩人似乎已經相識已久，卻未曾讓我覺得被排除在外。蕭宇鈞是十足的陽光交際花，從當初二話不說就同意我和他們一起去美術教室探險就可以略知一二。石毅廷雖然木訥寡言，卻經常默默聽著然後提出關鍵的意見。我經常覺得能夠認識他們的自己真的太幸運了，他們給予我從未感受過的快樂。

美術教室的老師因為沒課所以也十分歡迎我們偶爾去逛逛，用簡單的材料作畫或學習美術知識。隨著用畫筆在白紙上構思，創造一份份美滿的故事令我著迷，不同於以往只能被動地閱讀，如今我也能締造幸福。我覺得自己好像在膨脹，慢慢產生重量，獲得存在的價值。或許很可笑，但不明白幸福為何的我，卻希望能夠過創作給與他人幸福。

期望未來能以此為志業的夢想逐漸萌發，我卻拿不出足夠的信心。思索已久之

後，我決定在某天試探性地問他們的想法。

「你們覺得去美術教室畫畫怎麼樣？」

「好玩啊，而且你的作品很療癒，偶爾去畫畫還不錯。」

蕭宇鈞嘗了一口冰淇淋，我們坐在補習班樓下的超商吃東西。石毅廷僅是靜靜地點頭，手指捏著剛剛被蕭宇鈞塞的一包餅乾。

我表面上試圖輕描淡寫地談起這件事，但聲調還是不爭氣地比平常高了八度。

「……其實……我有考慮要不要考美術學校。」

「真的嗎？那加油喔！你畫得很棒，一定沒問題的。」

蕭宇鈞將軟糖放入口中的同時，毫不猶豫地給予贊同和鼓勵。我猛地感到羞赧和超乎想像的喜悅，一陣熾熱瞬間竄至耳根，自信也充滿內心。

「那家人那方面呢？能處理嗎？」

石毅廷雖然沒明說但也代表著支持，並提出實際務實的問題。

「我不確定，但會沒問題的。」

我試著像蕭宇鈞一樣有朝氣而活力地回應，他也望著我淺笑。

「那得好好準備才行呢，要我跟你一起說服爸媽嗎？」

「我找簡章跟考科。」

石毅廷認真地望著手機和電腦，蕭宇鈞興致高昂地和我分析該怎麼跟父母談判，彷彿是他們自己要報考一樣。我按捺不住激動和揚起的嘴角，胸口怦怦地跳躍著，混合著一份以往都未曾經歷的悸動。

我再次確信他們給予我無比的幸福。

「費用要多少？」

爸爸聽了我的想法之後如此回答。

我抓著簡章的手默默地放到背後，即使他從頭到尾都不曾抬頭。

「就這樣？你打算未來就以畫畫為生嗎？你爸就直接給你錢？什麼都沒問？」

媽媽快速地翻著簡章，不耐煩地說。

還沒等我回答，她就轉頭離去。

結果當初和蕭宇鈞討論的說話技巧都沒派上用場，裝著石毅廷列印的所有資料的牛皮紙袋變得沉重。明明算是順利度過爸媽這關了，卻還是充斥著煩悶感，混亂地攪和思緒。然而蕭宇鈞說過的那句「一定沒問題的」彷彿潮水般洗刷心頭的黏膩感，使我將目光放回接下來該做的事情，並深信一切都會沒問題的。

報名美術教室和考試都在計畫中進行，我也因此退掉補習班，不再與蕭宇鈞和石毅廷翹課。雖然當初就有想過這是必要的犧牲，但還是會感到寂寞。過去相處的回憶慢慢地淡忘，但仍清楚記得他們的好和溫柔。我偶爾會在忙得焦頭爛額之際，腦中突然浮現蕭宇鈞的臉龐，明明手裡的筆在描繪的是別人。

有天他們突然翹課來找我，我雖然很驚喜，卻抽不出身，他們也就索性在美術教室休息。

「現在翹課變得好安靜。」

蕭宇鈞坐在我面前當我的素描模特兒，百無聊賴地說。

「我很難一邊畫畫一邊說話。」

「不是，我是指少了你，我跟阿石真的像在跟石頭說話一樣。」

蕭宇鈞俏皮地抱怨，一邊癩嘴望向一旁的石毅廷，對方輕輕皺眉，像是在表達：怎麼？

其實我一直以為與蕭宇鈞相處時間變短，便會沖淡我對他的感情，然而這次的久別重逢就如落入深海的石頭，揚起底層的砂石，激起以往埋藏在心底的心情。

這份心情我未曾被教育，卻在瞬間就明白了。

我喜歡他。

終於在我們都結束入學考試並順利獲得

資格之後，翹課的生活也正式結束。他們不負眾望地考取目標校系，我也考取藝術大學的資格，雖然不同學校但仍然有緣地在同一個地區。為了慶祝和放鬆，我們一起去了海邊。

銳利的海風和著鹹味，因為接近傍晚而人煙稀少的沙灘非常清幽。我走在蕭宇鈞的後頭，遠處夕陽照亮他的側臉，他外套隨著海風舞動，從影子看來彷彿天使的羽翼，隨時都要飛向天堂。

我下意識地抓住他的衣角。他回首，嘴角帶著一絲困惑卻又忍不住失笑，大概是因為我看起來也被自己的行為嚇到了。

「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說。」

「什麼事？」

從以前我就覺得蕭宇鈞非常單純，單純到我跟石毅廷會私底下擔心的程度。連我都知道這有如愛情漫畫會有的劇情，也知道接下來我會說些什麼，但蕭宇鈞的模樣看起來真的全然地天真無知，並且不帶任何一絲其他想法地等待我。

「想跟你說，很謝謝你當初願意帶我一起翹課，如果當時沒有翹課的話，我大概就不會去考藝術學校了。」

本來我不是想說這些的，但當看見自己的模樣倒映在他清澈的眼眸時，就覺得現況的我就已經夠幸福，不想再奢求更多了。

蕭宇鈞先是報以大笑，又親切地回應：「你真的很常語出驚人耶，不用客氣，我跟阿石也很開心能夠認識你。」

像是初次見面的客套話，但這些話還是在心底默默扎根。他真的太單純了，我不想讓他看見不堪的自己，或許保持這樣的距離才是最好的，這些微小細碎的幸福早已足夠。

上了大學之後我搬出來自己住，也像是盡到告知義務一樣，向父母說租屋地址。儘管如此，他們也未曾來訪。通訊錄裡面仍然留有他們的電話，但我和他們誰也沒通話

過。我不去確定是他們淡出我的人生，還是我終於淡出他們的人生。

我偶爾還是會跟蕭宇鈞和石毅廷聯絡，但因為彼此都很忙，所以也很難像以往在補習班一樣一起吃飯，只是他們有空的話還是很喜歡到我打工的咖啡廳找我，每次等我忙完過去陪他們聊兩句，但才剛坐下來又被叫去幫忙，等回過神來他們已經離開。或許這樣的不告而別也是他們的溫柔，因為是一種約定，約好一定會再見面。

有次只有石毅廷一個人來店裡，他仍坐在他們兩個常坐的位置，仍喝著他最常喝的黑咖啡。終於難得比較有空，我坐在蕭宇鈞常坐的位置。

「下次也帶系上朋友一起來吧，我問問看可不可以打折。」

「這可能比較難，最近太忙了。」

我點點頭，回想起來也發現確實未曾見他們與其他人交好。他們每次來幾乎都是帶著電腦忙著各自的作業，而石毅廷雖然看起來一如既往地成熟穩重，卻略帶倦容。

「那……我先不打擾好了，等等要加點咖啡再叫我。」

石毅廷領首，眼神卻仍然直盯著我。

「有空的話也多跟蕭宇鈞聊天吧，他需要別人陪。」

我雖然困惑，卻還是含糊地說好，但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也覺得自己在蕭宇鈞心中並沒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下班後，他的叮嚀仍然在腦中盤旋，一面勾起以往封塵的回憶。他永遠都支持我的模樣漸漸浮現，使我即使還沒想好要說些什麼，卻還是一面按下撥號。

「喂？」

他的聲音充滿鼻音，像是剛睡醒。

「嗨，那個……你有空嗎？我是說，如果要的話，可以一起吃飯什麼的……不行也沒關係，啊，還是當我沒說好了，你先休息吧——」

「好啊，現在嗎？」

我看了下時間，顯示著凌晨一點十九

分。

「你有空嗎？」

「我可以，那一起去海邊怎麼樣？」

我看著通話結束的手機畫面，踩著比以往都快的步伐前往海邊。

我們約在熟悉的海邊，但海風變得比印象中還要冷冽和銳利。

我和他約在燈火通明的攤販旁邊，他比我先到，並且已找到位置和點餐了。

「這邊這邊！」

蕭宇鈞在燈光下對我揮手，我湊近才認出他。他看起來相當疲憊，黑眼圈沉重地拉著眼皮，膚色略顯蒼白，頭髮不如以往滑順，還多了耳洞。

「好久沒看到你了，耳環很好看。」

「對吧？當初阿石不贊成，但我還是去打了，因為我相信會很適合。」

蕭宇鈞像展示一般刻意轉過頭，語氣仍然帶著活力和親切感。

我們一面吃著，一面不斷地分享著彼此的生活，從課業一路聊到工作又聊到同儕，他雖然一直說自己沒什麼好分享的，卻還是笑著說一堆爛事，像是躺分的組員、刁難的作業、充滿不良習慣的室友等等，我一邊聽著，雖然好像陪他度過一趟沒什麼重點的生活，知道他做了什麼，卻還是感覺隔著一層薄膜，無法真正理解他在想些什麼。

「聽起來好辛苦，你有好好休息嗎？」

「想休息也很難，最近已經失眠好幾天了。」蕭宇鈞指了指自己的黑眼圈，自嘲地笑著。

「看起來就像被揍一樣，但我身上明明沒有任何外傷呀。只好認命繼續做作業，才不會浪費時間。」

我有些擔心地看著他，正想叫他去診所看看，突然被一陣電話鈴聲打斷。蕭宇鈞的手機響起，來電顯示「家人」。

他笑著要我稍後便拿起手機往外走。看著他冷靜通話的樣子有些微妙，我幾乎不曾

看過他露出那樣的表情。通話時間頗長，他在兩腳之間切換重心，空出來的手偶爾順一下頭髮，一下滑過耳環，一下摸摸後頸。終於結束漫長的通話之後，他又笑著回來，帶著歉意問我要不要加點些什麼。

「我沒關係，重點是你吧？還好嗎……？」我戰戰兢兢地問著，同時也發現至今我對他的家庭渾然不知。

「沒事沒事，別擔心。」

他突然不再說話，眼神充滿肅殺但更多的是無力感。我即使想繼續問，也不敢問，更不忍問。

「我還記得之前你在這邊說的事情。」蕭宇鈞突然打破沉默，「每次想起來都覺得很開心，上次來海邊也很好玩。」

我想起上次在海邊對他說的那些，雖然有些羞恥但無可否認那是我的肺腑之言。

「那我也想跟你說一些事情。」

「什麼事？」

我臆測著他可能會說出的話，同時發現雖然我覺得他是十分單純的人，我卻無法了解他的思緒，更無法讀懂他偶爾會露出的那些表情。正當我還在被這些事情震懾地無法思考時，他說出的話更令我直接呆愣在原地。

「你喜歡我，對嗎？」

我因為還在咀嚼食物而沒做回應，但脹紅的雙頰似乎早就出賣我了。

「我也喜歡你喔。」

「啊？」

我忍不住驚呼出聲，音量大到被隔壁的客人側目。

蕭宇鈞仍然報以大笑，但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那就交往吧。」

蕭宇鈞提出的交往像是請求也像是命令，我不敢望著他的雙眼。雖然各種詫異、驚奇、疑惑的心情混雜著，但開心和不可置信直接淹沒所有其他想法。我低著頭領首，

懷疑自己是不是在作夢。

交往後同居的日子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第一次和石毅廷說我們交往的事情時，他露出苦笑，但還是給予祝福，在那之後我們仍然會三個人一起出去，順帶揶揄他該什麼時候才要脫離單身。

雖然蕭宇鈞是完全的生活白癡，經常需要我協助許多家務事，但以感情上來說他真的是十足的模範男友，總是能夠讓生活充滿情意和喜悅，也鮮少有任何秘密相瞞。與他在一起時，我經常默默地構思未來的生活，也希望能夠給孩子完整又幸福的家庭，讓他擁有爸爸和媽媽的愛，給他我所沒得到的一切。

只是蕭宇鈞生活作息十分混亂，經常會連續睡好幾天或通宵熬夜好幾天，尤其是在我因為忙碌而沒空叮囑他要休息的時候。縱使眼球布滿血絲，他仍會在我回家的時候短暫地脫離電腦，與我一起共享消夜，像在海邊那天一樣聊東聊西。

第一次見他的父母是在我們都大學畢業的時候。

儘管他一直要我別緊張，但我還是思考著自己該如何應對進退。

而終於見到他們之後，我才發覺，與我一直被擔心充斥著思緒，我更常有思考著這是不是就是真的父母與小孩間的互動。

蕭宇鈞的爸爸切了一塊牛排給他，他的媽媽要他尝尝自己的飲料，而兩位更是經常夾菜給我，或是親切地要我多吃一點。

原來這就是正常父母和小孩間吃飯會有的模樣。我默默地記著，感到幸福的同時又不禁悲從中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給孩子真正幸福的家庭，因為我連一個家庭該有的樣子都不知道。

在回家的路上，蕭宇鈞關心我今天的狀況，我思忖至此竟然哭了。這好像是第一次

在他面前哭，雖然很想冷靜，但他將我擁入懷中的時候卻還是淚流不止。

「我能成為像你爸媽一樣好的父母嗎？」

我在他的雙臂裡抽抽噎噎地問著。

「你能成為更好的。」

他一次次地告訴我，即使沒學過何謂幸福的我也一定能給孩子幸福，他是這樣相信的。

就在與他父母的飯局之後不久，我們便結婚了。

求婚的那天晚上我在半夜被些許聲響吵醒，清醒時才發現他悶悶地哭著，手裡還握著手機，留在通話結束的畫面。當下雖然困惑又手忙腳亂，但唯一想到的就只有將他與擁入懷中，就如他安慰我的方式。

「對不起……」

他微顫的嗓音還帶著鼻音。

我輕輕地拍著他的背，一面安撫地說著沒事、沒關係，望著他縮成如嬰孩般的模樣讓我心疼。

「我愛你。」

我第一次主動說這麼肉麻的話。

「我也愛你。」

他回應著，便從流淚、啜泣，慢慢地回復安穩的呼吸，直至破曉之際。

「我們結婚吧。」

我安靜地點頭回應，事後才想起我應該如電影裡頭一樣說我願意的，即使他並不是在提問或請求回答。

我們似乎走在外人認為非常美好的路上。順利地與喜歡的人交往、結婚，我也保有自己的工作，一邊當個美術教室老師，還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認為自己真的很幸福。然而我也是在回憶中才發覺，我的幸福就在一瞬間消失了。

某天我們正用他的手機一起看影片，此

時一則訊息彈出，語中帶著相當濃烈的情感和愛意。

「這是誰？」

我按下影片暫停鍵，轉頭望向蕭宇鈞。

「沒什麼，繼續看吧，接下來很好笑。」

他又讓影片繼續撥放，但我的心思早已不在於此。

隔了幾天我們又到了海邊，是他提出的邀約。

「我有事情要跟你說。」

他的神情與以往都不同，我直覺地不想繼續聽下去，但還是輕輕地領首，沒有反抗。

「我愛你。」

聞言，我快速地回應：「我也——」

蕭宇鈞搖頭示意我停下，「但我也愛著另一個男人。」

「男人？可是我們……」

「我很對不起，我以為我能夠給你幸福，能給所有人一個交代……但我……」我因為站在上風處，所以僅聽見耳畔呼嘯而過的海風，只見他如殘燭一般，任風將他吹得胡亂。此時我有很多疑問湧現，我好想告訴他一切都會沒關係的我們可以一起走過去，想問他這一切都是騙局嗎那孩子該怎麼辦，所有的問題哽在喉頭，此刻我應該感到悲傷，但我卻頓時失去所有感覺，取而代之的是噁心反胃，我背對他往洗手間跑去。

他在後頭擔心地喊我，我要他別跟過來，他卻還是焦急地隨我到女廁門口。

我對著水槽乾嘔，抬頭看見鏡中的自己是如此狼狽，蕭宇鈞在鏡中與我四目交望，眼神充滿慌張和歉疚。他由衷擔心我的模樣讓我自責，也不希望看見他再露出這樣的表情，果然還是陽光的笑臉最適合他。

好不容易壓下想吐的感受，我回首走向他。沉默填充漫長的時間，我最後我只問了自己最想問的問題。

「你跟我在一起的時光是幸福的嗎？」

蕭宇鈞點頭，仍然一邊道歉一邊流淚。他溢出眼眶的悲傷讓我發覺，我強行要他留下會奪走我們得到幸福的機會。我仍然愛著他，但也希望他能幸福。

我仍然將他擁入懷中，並在他耳邊低語，他聽過之後點頭應好。

我望著他離去的背影，一手扶著自己隆起的腹部，思索著該如何同時扮演媽媽和爸爸的角色，此時淚水才撲簌簌地流淌。

沒想到再次見到他已經是冰冷的遺體了，我在說明單之下簽了名字，盡到最後作為妻子的義務。

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比我早到的那位男子是石毅廷，因為時隔多年，他也變了許多，一時之間很難認出來。

他向我領首，開口問了我的近況，嗓音仍然是如此平穩，但眼眶略微泛紅。

石毅廷事後跟我說蕭宇鈞在肇事者行車紀錄器裡面的模樣有些微妙，因為能看出他在看見來車、與駕駛對到眼的時候是有機會離開的，但他沒有，他恍惚地留在原地，彷彿露出一絲微笑，然後一切就結束了。

我問他蕭宇鈞在和我離婚之後的狀況，才知道原來他去和石毅廷住，也向父母坦承一切，期望能獲得認同和追求幸福的許可，然而結果卻不如預期，連帶影響到生活費的援助，並被迫斷絕與家庭的所有關聯。我有許多想問的細節，但還是只提了一個問題。

「和你在一起的時光，蕭宇鈞是幸福的嗎？」

石毅廷報以鎮重的點頭，伴隨微笑。我向他表達深刻的感謝，因為有他的陪伴，才能讓蕭宇鈞履行與我的承諾。

考慮許久，我原本只想單獨跟石毅廷一起到海邊替蕭宇鈞上香，最後還是決定帶著先生和兒子一起前往。

現任丈夫和蕭宇鈞迥然不同，有著冷靜又正經的個性，卻如媽媽一般經常叨唸，也擅長做家務和煮飯。在聽過我從小到大的所有遭遇和家庭背景時，竟然哭得比我還難過。他也願意將蕭宇鈞的孩子當作自己的小孩照顧，甚至聽到我要去替蕭宇鈞上香的時候也要求一定要過來。

「這是第一個把拔嗎？」

因為我們協議決定要告訴孩子關於父親的事實，所以孩子望著墓碑，童言童語地問著。

「對，第一個把拔去當天使了，但他還是很愛你喔。」

「我也喜歡把拔！」

孩子走向墳前，與一旁的石毅廷對到眼。

「馬麻，這個叔叔是誰？」

「這是馬麻和把拔的朋友，他也很愛把拔喔。」

孩子看向石毅廷，「那就是好朋友了！」

結束上香之後，石毅廷和孩子玩耍，我和丈夫則在海邊散步。

入夏了，身體因陽光而暖和起來，海風終於不再如此寒冷而銳利了。

我看著面朝海洋的墓碑、遠邊跌倒仍開懷大笑的石毅廷和追逐他的孩子，挽著身旁陪我漫步的丈夫，一手撫向我至今一直奮力搏動的胸口，誠心地在心底祈禱著。

願你幸福。



得獎作品：願你幸福

評審賞析：

這篇小說藉由主角的成長，帶出幾段故事，傳達了寧靜溫馨的情感。主角以淡淡的語氣述說成長中的風暴，包括童年時的陰影以及成年後情感上的波折，但一切的難題、痛苦都在時間中磨洗，最後都淡化了、原諒了，也祝福對方。小說對人物內心的刻劃頗佳，但遣詞用字較為平淡，有幾處情節轉折，也可以再稍加修飾，使小說敘述更流暢。